

# 新四軍 出動中的



# 出動中的新四軍

著 葉 孜

漢口羣力書店出版

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# 出動中的新四軍

版權  
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著者 攷 榮

出版者兼  
發行

漢口羣力書店  
保成路長樂里二號

經售者

黎明書局  
生活書店  
上海雜誌公司  
華中圖書公司

每冊實價二角

## 目次

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誓師大會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  |
| 二 | 行軍到東門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  |
| 三 | 瘋狂了的慈化民衆·····       | 一八 |
| 四 | 爭取老百姓回家·····        | 二九 |
| 五 | 第一次登上火車·····        | 三七 |
| 六 | 從杭州逃難來的戲班子·····     | 四三 |
| 七 | 北伐以來所未有的軍民聯歡大會····· | 五一 |
| 八 | 他們在懺悔·····          | 五八 |
| 九 | 我要去當兵·····          | 六五 |
| 十 | 你們有什麼秘訣·····        | 七二 |
| 士 | 待機出擊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七九 |

## 一 督師大會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九號清晨，湘鄂贛邊區的嘉義村，在四週羣山的包圍中，似乎還未醒來。這是一個寒冷的殘冬早晨，山上的雪與霧混成一團，分不清誰是誰來，在廣場的一角突然有一片峭厲的號音動盪在嚴寒的空氣中，像沉寂的空山裏一聲猿啼，那樣孤獨地但激盪人心地悲嘶着：

「達底……達大……達達達底大底達底大底達底……達達達底大底達底大底達底達底……」

是集合號。

這峭厲的號音激擾了殘冬靜盪的空氣，把整個的嘉義村喚醒了。不久，從山腳邊的靈官殿裏，從門前直立着兩根旗桿破殘的祠堂裏，從每個民衆的黃泥矮房裏，都衝出一隊隊穿着灰色軍服的戰鬥員，跑步着向廣場來，在這些隊伍裏，也隔雜着

些穿雜色衣服的新來客，但他們也已背上了大刀，那緊縛在刀尾上的紅巾，一動一動地跳盪着。

隊伍都集合在廣場的警師台前了。警師台是臨時用幾根木頭幾塊板搭起來的。台上面橫掛着一塊白布，寫着斗大的四個字：

「東進殺敵」！

除了這四個字外，還有一只台子，幾張椅子，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。

民衆們也一個個聚到會場上來了。老年的，少年的，男的，女的，提着炭爐子的，隨隨便便地散布在隊伍的四週，他們大部份都是抗日軍人家屬哩！

警師台上也有人物出現了：支隊副司令，團隊長，地方政府代表……

一陣軍樂後，當作主席的副司令從台的後部走到台前。

「同志們！同胞們！今天是我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隊的誓師大會，明天，一副司令指了那十里外積滿了雪的高山，「我們就要爬過九嶺，

開始東進殺敵，所以今天是我們與嘉義父老諸姑兄弟姊妹最後一次的見面……我們現在請中國共產黨湘鄂贛特委杜同志給我們講話……」

在熱烈的鼓掌聲中，習習微微有點顫的杜同志就站到台前，他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，身體並不十分強壯，但他對工作艱苦熱忱的精神，却博得了每一個同志的敬愛。

「同志們！」杜同志沉重地開始他的演詞，他的言詞在每一個戰鬥員指揮員的心中是有分量的。全場立刻嚴肅地沉寂了。這時要是有一個外來的人踏進這個村莊，在沒有看見這些人之前，是不會想到這裡有這麼盛大的一個集會的，「你們快要開到前方去了，要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鬥爭，因為他要亡我們國家，滅我們種族，要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做他的奴隸……」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隊伍裏突然有人喊起口號來，全體場上的人都接着呼出更雄壯的口號。

「同志們！」口號稍平息時，杜同志便毫不放鬆接下去，「爲了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國共兩黨已親密地攜起手來了，不但現在要共同抗日，而且將來要共同建國。你們以前都是湘鄂贛邊區的紅軍，但現在你們已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一員，同志們，不要忘記了你們新的任務！」

「你們有優良的傳統，有十年的戰鬥經驗，但同志們，這是不夠的，我們要學習新的戰鬥技術，一個忠實的同志應當時時刻刻不忘記學習，從工中學習工作，從戰鬥中學習戰鬥……」

「學習，學習，再學習呀！」

「從戰鬥中學習戰鬥呀！」雄壯的口號又一陣陣地響了起來，誰也不知道是那個開頭喊的，反正這不是他們所要知道的，只要有一個喊出一句從心坎裏發出來的口號，其餘的便毫不遲疑地跟着喊去。

杜同志演講完，接着便是縣長演講，他講得很簡短，但很得力，當他最後講到

：「你們上前線去爲民族爭生存，你們的家屬，由我們地方當局來扶担。」的時候，每一個在場的民衆和戰鬥員都感動了。

突然有震耳的爆竹聲從場與街接銜的那一頭響了起來，大家不自禁的向過頭去，見四面鮮艷的紅旗在爆竹的餘烟圍繞中從那面移動過來，每面旗上都繡着四個大字「民族先鋒」「爲國干城」等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人羣當中有人輕輕地問。

「民衆代表獻旗來了！」

跟在旗後來的是一大串老老少少的民衆，而走在最前頭的便是嘻開笑臉的大利齋南貨號的胡老板，他今天穿上了新年拜年時穿的天青緞大花羊皮袍，胖胖的身體像要爆裂似地，愉快地但帶着些羞赧地笑着，一個老頭子對他鄰近的人說：

「胡老板又像要討老婆了。」

獻旗完畢，支隊副司令要講演了，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還顯着很年青，十

年來的鬥爭，他打了四百多仗，但神奇地却未曾受過一次傷，他是一個瓦匠出身，本來是一個字也不識的，但現在已能夠寫得很通順的文章，哲學社會學也有了很好的根底。現在他雖然成了支隊的副司令，但仍舊保持着好些習慣，生活很簡單，那只要看他那套灰布軍服和腰間那根小皮帶就可以明白。他每次講話都很明白直率，但在士兵們聽來，却極有閃動力。

「同志們」他拉了拉小皮帶，「你們看見這四面旗了吧！是誰送的？是老百姓送的，他們爲什麼要送旗給我們？要我們打勝仗，是的，同志們，我們一定要打勝仗！仗！仗！」

「有人說我們的武器不好，是的，大部份的同志只有大刀，但日本強盜有大炮，有機關槍，有最新式的武器，同志們，他們手裏的武器馬上就會到我們手裏來，要新式的武器，到敵人那裏去拿，我們是有把握的。」

「我們現在每天只吃紅米飯青菜，現在政府沒有錢，大家只能吃些苦，但馬士

你們要有好吃的東西了，洋麵包，牛奶，罐頭，敵人那裏多得很，只要我們能把他搶過來，而且一定可以搶過來的。」

副司令的話在士兵們心中不是不兌現的支票，這在他們是有經驗的，他們躍躍欲試地站着，掛着興奮的微笑。

「同志們，日本強盜穿了牛皮鞋，他們是爬不得山的，但我們，二三十里的一個小嶺，把腰一攢，把腿一拍，」他真的攢了攢腰，拍一下他的大腿。「哈，一口氣就爬了過去！」

「日本兵吃不了苦，他們大部分都是小商人，小職員，在家裏過很舒服的生活，被日本軍閥強迫來作戰的，他們每天要吃很好的東西，睡很好的房子，但同志們，我們吃過一個月草，在雪山上睡過覺，三天不吃飯，還可以打衝鋒！」

「同志們！你們餓得餓不得？」

「餓得！」幾千人的聲音一致回答。

「怕死不怕死？」

「不怕死！」

「好，」副司令滿足地笑着。「你們都是很好的游擊戰士，我不知你們那個比那個好，到前線去你們可以來一個殺敵比賽，有誰比誰殺敵殺得多，誰就是一個頂好的戰鬥員！」副司令挺起他的大姆指，就這樣結束了他的演詞。

熱烈的鼓掌聲後，繼起一陣陣的口號。按着便是民衆代表演講，自由演講，在自由演講的時候，忽然附近的山頭傳來一片號聲。

「空襲號！」每個人輕輕地講，但仍立着不動。副司令急速地跑到台前，大聲說：

「同志們！飛機來了，今天誓師大會提早結束，解散！」

隊伍迅速地跑回宿營地，民衆們曾受過防空演習，也都急忙回家，或躲在附近的田野裏，廣場上恢復了兩小時前靜寂的境況。

一忽兒，三架飛機從嘉義村的上空飛過，向長沙方向飛去了。

## 二 行軍到東門

營師大會後第二天，堆滿着一二尺深大雪的九嶺山腹上，一個幾千人的行列像一條灰色的長蛇蜿蜒着前進，這就是東進殺敵的新四軍一團隊。

深厚的雪被草鞋踏得吱吱地響着，當一只腳踏進雪拔出來後，就留下一個尺把深的洞來，任另一只腳立刻又踏上了這塊地方，雪終於漸漸地被踏平溶化，但却更滑溜了，已有不少人跌了幾個根斗，要不是前後的人拉得快，怕早已滾到深不可測的山谷裏去了。

雖然一邊是峭壁。一邊是深谷，但有狹隘的山徑上一步步向上爬，却也帶着些危險的喜悅，因此有幾竟輕快地唱起歌來了：

「民族抗戰真正好

抗日軍本領真正妙

個個本領都不差

驅逐日本強盜出中國，

我們真快樂，我們真快樂，我們……

「喂！同志！」看着他們那種漫不在手的樣子，幾個有點走乏了的新同志禁不住要問了。「這山還有多高呢？」

「我們已經走了十五里，這山上一共四十五里，到東門還有六十里。」

那個把舌頭伸了一下，

「你還跑得動嗎？」

「哈哈，怎麼會跑不動呢？以前我們每天要跑一百多里山路，還要打上幾仗，同志，你多跑跑就慣了。而且往後也不天天走一百里，這山是非一天跑過不可，這裏沒有一家人家。」

於是那位新同志也加勁往上爬了。

但新同志不久又從前面接到一根竹籤，

「看過了以後，往後面傳！」這句話與竹籤同時由前面一位同志傳達給他，他看了看，竹籤上有字，但不認得，只得再向前面的一位請教。

「同志，這幹什麼？」

「你不認識字嗎？」

「幹莊稼的，一向沒上過學堂，怎麼會識字？」

「但同志，我們一定要識字，這就是行軍識字的方法，這上面三個字是不吊隊，第一個是不，第二個是吊，第三個是隊，你要是一天能認三個，半年以後就可以做牆報了，指導員說這樣就可以提高我們的文化水準哩！」這位義同志很高興，看他自己已比人別高出了些，雖然他以前也是一個字不識的，但參加了部隊以來，已能寫出很通順的短文，終於那位新同志，一面把竹籤交給後面一個，一面低低地念着「不吊隊」往前進。他已經忘記疲勞了。

「達底……達大……」

「休息！」各分隊隊長喊着，「同志們，拿飯出來吃！」

各人揩了揩頭上的汗珠，頭像蒸籠一樣地冒着氣，身上也全被汗浸透了，挑選一塊雪少一點的山坡坐下來，把掛在屁股上的一包紅米飯拿來一把一把往嘴裏塞，好像在吃着世界上最鮮美的東西一樣有味。

歌聲又前前後後響起來了，那是零亂的但却是自發的，偶然也格雜着幾句花鼓戲：

「前晚上，我要你家來，你又沒家來，

昨晚上，我要你家來，你又沒家來，

今晚上，我沒要你家來，你又來，

你把房門打打開，啊呀呀……」

「老黃！又想到你老婆了嗎？」